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宰執中

上神宗論除授不經二府　蔡承禧

臣伏覩近日命趙卨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雖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

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傳之事或難盡信然若無其由安得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隱苟有聞見宜以悉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任人既難偏用則先參驗其平日之素行又攷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行所能已先參攷則曰功曰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機圖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

大臣為嘉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簡人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下之衆所措乖戾所為諂邪則數告外廷去之可也至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内計定而外言得以轉移近習進而輔政之語得以侵奪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關决於樞廷則滅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為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秪使小臣開陳或患其宛轉

而虛有留難或以其廹急而不暇詳問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某日某事稍繫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繫國體何緣却闕外司樂便疾於一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啓其漸寖難改更況於邊廷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鎖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

勢位已極矣上已為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邪而又君逸臣勞勢自當爾主憂臣辱事皆固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者也臣不必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穆天旱如此盈車載俸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祖以王著醉於玉堂

而悉逐御史此可謂能責彈劾之臣矣盖平日不侵其所職則後日可責以有成臣伏覩近世朝廷所以責臣下者至輕羣臣所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侵奪寺監之職寺監侵外任監司之職監司侵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革除豈可相承上下如此則恐權綱一紊拯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

下總攬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熙寧九年正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乞三省事同上奏禀　　呂公著

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職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省事國朝之制每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

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寮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此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況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伏望聖慈留

神省察明降指揮應三省事合進呈取旨者並令三省執政官同上奏禀退就本省各舉官制施行元豐八年七月上自

元豐五年改官制後政柄皆歸中書省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按正王安禮每憤懣不平欲正其事而力不能也至是公著除尚書右丞被命未受即爲上陳之詔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

上哲宗論樞密院侵紊政體　劉摯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覩皇宋朝制及近降官

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擬者葢建官分職各有所治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於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差諫官罷侍講不委樞密院何為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密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謂國家所恃者在紀綱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敗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

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僣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干非其職踰法出位横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簾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寮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分事無侵踰以尊朝廷以正在位

貼黄稱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

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紀綱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恐隳失體例

元豐八年十一月
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言大臣情志不同事多壅滞

劉摯

臣聞朝廷正則百官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徇公憂國則必有和善

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茍人懐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
僻違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於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
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之初恵綏天下去
民之所不安至於振淹滯絀貪利發政施命無有虚日
故近自畿甸遠至海隅莫不鼔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
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
闊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
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挾以坐覶者有陽

合而内睽者有強横以肆情者有忍恥以懷咎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于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於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於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而主論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誰當任其責何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為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

卹方私是圖生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况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斯時也而輔弼不咸相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㷲於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為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上哲宗乞五事論相之得失　梁燾

臣聞自古聖君賢主任用宰相必取天下公議之所在者得公議則人望得得人望則人心得得人心則四海歡欣交通而無事四海歡欣交通而無事則坐享太平之福隆太平之基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嚴靜仁明與天無私恭惟皇帝陛下孝敬聰哲嗣隆正統宜得老成道德之臣以為宰相濟以二三耆哲同寅協恭咸有一德使聖賢事業相須而成康靖之功此宗社之福生靈

之幸也夫天下之人所共尊敬依歸者人主也宰相不敢為欺蔽侮慢是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喜之公議從而歸矣以其盡忠盡公也宰相敢為欺蔽侮慢是不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怒之公議從而去矣以其不能盡忠盡公也當公議所歸人主雖欲不用之不可得也若不用之是抑天下人之喜心也邦國所以安者以人有喜心也喜心豈可抑之哉是雖欲不用亦不可得也况有用賢之志

乎當公議之所去人主雖欲用之不可得也若用之是激天下之怒心也邦國所以危者以人有怒心也怒心豈可激之哉是雖欲用之亦不可得也况有去邪之志乎前世之主皆務崇用輔佐以興起治道然而一失所由流患後世初有害政之累終有難制之憂甚可懼也惟聖君賢主為能得之於是獲上天之敷祐洽四海之懽心其初至明甚易也臣輙言人主聽言受事之規摹以廣論相之得失惟陛下録其忠而裁擇焉宰相者患

專權固位竊用人主之威福也夫持權久者習強矣未有不好其權者也居位安者貪寵矣未有不固其位者也好權則忌人為切固位則謀身為深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恭儉行已夙夜在公善則稱君過則稱巳不敢避所難不敢忽所易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好權不固位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立朋黨以私滅公相為傾危而蒙人主之聰明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中立不倚孤忠自守進一士必以其

公譽而不敢以私愛也既進之必曰主上之明以避其
恩退一吏必以其公毀而不敢以私惡也既退之必曰
朝廷之公以當其怨國家之事必正色直言力行而不
回不委曲交結以避一身之危不俛仰顧忌以藉衆力
之助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立黨矣是公議
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以權位妄自尊大以
逼主勢上有輕易人主之心下有淩侮多士之氣此公
議之所不與也有以謙虛沖約折節下士不恤巳之勞

苦以君逸民安為急不恤已之菲薄以君裕民富為先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以權位妄自尊大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不以正道事其君不恤是非利害唯君意之是成唯君欲之是從至於政疵民病而不為顯言依違因循而不為更張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大公至正為心與人主同道一德慨然以立忠言奮然以行正事意在成國家之利而除生靈之害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以正道事其

君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務結私恩蔽善醜正誘集羣邪陽尊忠良陰結姦惡捍據要路相為死黨一倡十和表裏相應幸上之未悟得以肆行其志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樂善好賢安君静民為事謂爵禄人主之柄也非臣下所敢專必公言於廟堂而請決於上使清明之恩平行而直流開張公道銷除姦朋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結私恩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凡此五者所宜辨也君臣之大

要古今之先務也人主得之以為安榮失之以為憂悔故聖君賢主必明察而審擇獨斷而力行也陛下如天大明無幽不燭真偽邪正判别白黒誠以曉然知公議之所在者自有人矣伏願自強明德任賢勿貳用公議所在早命宰相以慰人望以收人心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矣一旦明制布告廷臣喜色相視國人懽聲相聞四方忠義咸歸一德天下之願也臣跡在疎遠接士民最近聞公議為真且熟輙敢布於天聽願陛下信其公

議之在下者果如此也臣逺覩詔書近覩政事仰識聖意明目達聰欲通下情而盡公議樂聞直言不吝改作是正人端士千載會遇不可失之時故臣不敢苟舉細故上凂宸聰輙忘僣越論國家之大者逺者臣區區之誠以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論相之得失安危之所以分千冒宸嚴臣不勝盡節竭誠激切之至元祐元年正月上時為太常少卿

上哲宗論擇相不可不謹　王巖叟

臣竊觀詩書所載歷代傳記之所著其稱帝王能事莫大於知人知人所先莫先於輔弼輔弼得賢則百寮任職而上自處於無為之地矣至簡而全人君之美不勞而收天下之功故臣區區愛君之心願陛下無失乎此也伏思陛下聽政方踰年而治道已清四方已寧人人之心驩欣交通而無所不足者陛下進賢退佞如指白黑之效也今輔臣鈌位臣知陛下擇賢而任之必無所誤然中外之人莫不翹首拭目以觀陛下此舉臣不可

不告陛下其戒之重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陛下以孔孟所以不輕信之心而取之庶乎其無失矣陛下念公忠之臣得之難也不可不勞心於初以求之誠得其人則陛下逸矣念佞邪之人去不易也不可不精意於初以别之誤進一人則陛下憂矣自古以來世主之患患在喜高名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曽不知高名之下有姦才少文之中多重器不可不辨也

成天下之業敗天下之事常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天子重朝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揺矣羣邪類升百偽交作陛下雖欲奠枕而卧有不可得也陛下之憂實臣之憂敢於未然傾瀉肝膽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采納幸甚

貼黄竊以命執政大臣不與差除百官同也百官雖進若不合公議退之甚易執政既進朝廷便繫

體貌雖陛下悔而欲罷亦有所不可所以不可不謹之者此也初若不謹後致人言則陛下傷知人之明矣元祐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論宰相不當關決細務　上官均

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之庶事夫宰相之職猶謂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官位尊任

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為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為當責廷尉内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曰公為僕射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視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闗僕射此言宰相不當親細務也臣

竊見比年左右僕射每至都省閱視訴牒多及百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陛下臨御之初講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虛心盡謀董正綱紀以副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竊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禦戎之操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偏弊不舉之處臣竊為陛下惜之今之左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主體斷國論分領

列部委寄選任不為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務類分輕重某事為關尚書某事為關二丞某事為關僕射尚書可以覽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決者不必關僕射如是則位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簡者心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之基業較省覽訴牒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史僕射司馬光等入白劄子進呈言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衘改條貫或應臨時

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常呈文字並只要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别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上哲宗乞合兩省為一　　司馬光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

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獨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

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説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内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

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敕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日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

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中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會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飜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絶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

置門下省欲乞封駮中書省録黄樞密院録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日有駮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駮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駮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内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駮正則為反覆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虚設徒使吏貟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

臣等今衆共商議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

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詳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修立元祐元年光作奏欲與呂公著韓維張璪同上會光薨四年八月光之子康始錄進呈

上哲宗論司馬光薨當謹於命相　朱光庭

臣竊以君臣之義均乎一體股肱或傷何痛如之司馬

光天生正人為陛下出整齊法度慮養元元内則招俊又以在官外則鎮蠻夷而欽祗其精忠貫天地大節扶邦家正直格神明康濟逮黎庶佐佑聖政除去敝事十有八九朝廷已清明矣天下已安樂矣光雖疾病中疚心王事造次顛沛未嘗離去以至盡瘁没身至誠至公古人無與比可謂之真宰相矣陛下乍失良弼痛傷應深今司馬光身雖殁而孜孜為朝廷深意願陛下勿忘也司馬光之才業人或有之其愛君愛民之心求之天

下未之見也愛君不敢欺愛民惟恐傷而今而後陛下
每見敢欺罔吾君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
則欺罔者何以見之謂吾君不能居仁由義而又不能
陳善閉邪惟能逢迎其惡者是乃欺罔者也每見敢殘
虐害民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殘虐者
何以見之厚歛以困其財勞役以竭其力窮兵黷武置
之危地是乃殘虐者也此皆司馬光平生之深疾願陛
下常存此心以察羣臣使公忠進而欺罔退豈弟興而

殘虐七則司馬光之死猶生之年也方今朝廷法度雖已修而未全恵澤雖已施而未浹正在陛下堅初志思至忠勿惑小人邪說而忘司馬光所以為朝廷孜孜之意不可變易已行政事也明堂大禮已畢張璪必當罷去陛下勿固留善退之可也命相陛下必有以處之執政中尚闕兩員除授之際宜取天下之公望以忠厚公正器識宏遠可以勝大任者任之勿為近習所惑妄有所許則言者不敢負職事除授既得其人臣亦妄言矣

伏望聖慈預深思慮擇任賢臣以幸天下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左正言

上哲宗論司馬光薨當謹於命相

劉摯

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慭遺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臣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忠置諸左右舉天下以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姦謀異心百端排沮而横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

足以薦天地而貫神明真所謂社稷之臣矣然而非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美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不貳為難能也今光云亡兩宮車駕即日臨奠賻襚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為之哀嘆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怏怏不便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

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揺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爲政以來收拔衆正布列上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别邪正保邦愛民爲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行之令持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爲私憂而獻

其説也抑臣又有過計之言盖今上宰虚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彦博必代光之任臣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彦博年逾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陛下假其威望以為朝廷之重其官則天下之師其職則平章軍國重事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體也今若任之以為相三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其繁悉之務豈老人之所能辨殆非所以處彦博也又

彦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衆皆傳之為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十常才列于朝路非小害也其人重其位高有所薦者若陛下違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彦博也臣昨四月中巳曽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善政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陛下詳考歴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尊廟社以厭公議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惟陛

下赦其愚而察其忠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宣仁皇后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跡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子厚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闗三省奏上陛下即賜允許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録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賛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

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敕戒諭丁寧徹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奬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

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所裨益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婞娙固寵為易若令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仁宗皇帝唯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陛下方指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

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貼黄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

肯别懐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况陛下以公望選擇之人㦲其間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事當馴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蒙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甲幼豈可輕易寛解臣愚以謂不然盖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舍已從人便

無喜怒好惡之迹不使姦人測見意旨別生讒間以惑聰明古今盡然商鑒不遠惟陛下稽測唐魏徵有毀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帝使溫彥博責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臣敢引而言之元祐元年十月上時同知樞密院

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寛大判别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禄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

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讒嫉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頼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猝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留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

收掌聽候聖旨　元祐二年十月上　時為尚書左僕射

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呂大防

臣今據呂公著封送録到降付中書省御批指揮一件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禄不當可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稱一面繳奏元降指揮臣竊詳韓維忠讜有素士望甚重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沉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盛德為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譴責恐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公著不

令臣知一面論列必已竭盡至誠上裨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為開納況維所坐至細止是拙於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則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繫今日治體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之威使全臣子進退之分臣不勝至懇至願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中書侍郎

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范純仁

臣竊聞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覩韓維公忠篤實稟於天性議論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陛下

用為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寬仁大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俟封章陳請遽然遂去必有姦人密行譖愬上誤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寮開陳却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舍已從人之心以繼商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需姻戚既欲上裨聖化難以避嫌自安更

乞聖慈徧詢文彦博呂公著已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徧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陛下至公懲戒之意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同知樞密院

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王存

臣昨日赴崇政殿上壽聞班列中口語籍籍云韓維罷知外州問之皆不知所因臣雖未審端的然衆聽驚駭若過敕黄過省然後論列則徒紛紛無補闕政是敢不避冒死之誅罄陳誠欵唯陛下留聽伏見維秉心端亮有古大臣之風在熙寧元豐間以論事不合久斥外任陛下臨御首先拔擢寘之經筵遂參柄用天下公論以為朝廷得人觀維辭氣慷慨亦自謂老年被遇君臣道合千載一時故每激厲思有補報至于刑名小事一一

盡心議論之間多所詆忤人或謂維執滯而維以此自任原其用心本欲報國今來忽除外郡衆論忷忷皆不知其得罪之由若維有隂慝隱姦聖心獨知為人所指擿亦當明示中外使判然無疑若謂舉措失當則朝廷並是三省同共商量豈容維得専之今獨加罪於維其他豈可幸免大率賞罰貴在明白大臣進退君子小人消長所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暴者此中外所以駭且疑也臣自受命為丞轄之日被受德

意今來進用出於太皇太后親選不由左右援引宜盡心報國臣仰服聖訓日夜惕勵思報萬一今覩中外疑駭之事而隱黙不言則有負陛下知奬臣亦何顔處此伏乞少留聖慮若維别無顯過伏乞聖度包容特寢今來指揮兼維曾以年老請外他日若賜允從即君臣之間恩義兩全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尚書右丞

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係第二狀

曾肇

臣前日輙違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刑誅不謂
陛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誨諭如父訓子臣豈不
知從命順旨為得理逆命忤旨為有罪然臣一門之内
世受國恩陛下擢臣備位近侍保全長育德澤深厚臣
儻貪於承命懷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謂陛下聽决萬
幾三年於此辨别忠邪賞罰功罪無不曲當而獨於此
有過舉之累則臣之負國罪何可逃臣之報君義將安
在此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傾寫肺肝與有補於萬一

也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禄所為不正非欲令維與百禄較正是非止欲考覈維之欺君與不欺君爾若維所陳皆中百禄之病則是維為執政敢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之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若維所陳皆失事實則其欺君罔上事理灼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盖執政大臣參預國論其於論議臧否人物不一一須形文字但顧所言當與不當推而行之人心服與不服爾豈以一無文字便謂之欺惟

是百官有司有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見故不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以具案牘為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也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議論否臧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夫執政大臣天子之所

體貌所以共安危治亂者也古人以謂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陛廉遠地則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夫二千石蓋一郡守爾猶不可輕易去之況陛下左右執政之臣有堂陛之勢者乎臣受陛下厚恩食朝廷重禄豈有私一韓維以負陛下然臣惓惓不能自已者為朝廷惜進退大臣之體爾伏望陛下察臣心澄神熟慮儻蒙採録乞如前奏施行所有誥辭未敢修撰

元祐二年十月上

時為中書舍人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八至五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裕德

謄録舉人臣蔣傳馨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宰執下

上哲宗論呂大防劉摯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罷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蓋嘅此位者未易得人陛下重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

意也然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益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也呂大防未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頗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粗疎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所頼者大臣大臣所頼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

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衆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恵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名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名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名一人問以州郡利害文書成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但聞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為害必甚臣望陛下時出聖斷以儆飭輔臣無使大防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測聖意陛下深居帷幄皇帝未

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本以骾直
敢言陛下所自拔擢自居中書人多言其有窺伺相位
之心與同列論議多洩其語與言事官相表裡范純仁
好用親戚摯不與之爭洩其語於言事官使攻之吕公
著嘗與臣言摯若進德修業何患不為宰相何須如此
摯之此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已而為之當
以為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朝廷何所賴
天下何所望哉又識别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為

大防所制下則數為掣所中懦而不立以至於罷夫陛下極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臣以此知人才之難也昔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為相問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

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惟韓縝作相不合公論餘皆天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之所深憂也惟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于下臣非敢離間君臣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見

不以告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特大防有賢相之名乃宗社生靈之幸萬一如臣所慮豈可不使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憂國惓惓之心

貼黄又言蔡確罪惡初達朝廷大臣皆不以為意及諫官論奏陛下已怒然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王存則固執前見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主喜怒以起立勢威則人皆畏之人主唯見其順已而不自覺權移于下古之強臣皆成

於此惟陛下深謹喜怒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執政事簡得留心遠業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至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至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終歲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掄不容虚受是以所任愈隆而所
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
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
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
之列者或不專其守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
詳言之昔魏晉以後采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
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
書黄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

五品巳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搢紳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行私惠是使周行品庶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

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幹左廂公事承奉郎劉秩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柬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鄉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任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令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沿邊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

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致失職元祐四年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

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來葢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禄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二三年自引避位朝廷褒荅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

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禄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巳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勵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禄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

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絶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復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吕大防以自請罷去

相位者正為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臣言之所指擿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為計治亂為念以養大臣之譽

望為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為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兢謝旱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元祐三年四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劉摯蘊轍　王巖叟

臣伏見右僕射劉摯以人言避位于今累日中外之議惶惑不寧切以摯自陛下垂簾之初首當言路條陳政事排斥姦邪無所顧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

之人莫不以為當而大姦在外含怒蓄怨欲食其肉者非一二矣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固出于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效然一時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寔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始無變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遐棄臣恐適足快群姦之意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為國家計也臣每患朝廷之上享陛下高爵厚禄者雖多而與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就少之中又將退斥臣反復念慮竊以為憂

蘇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所未允況言者别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為可信邪足一踐言路未得其腹心者為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群姦為地者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試加考察將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云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願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

不能有以闚陛下臣遭遇陛下非常之知不與衆人比既有所見不忍負恩默默自守臣本欲候來日垂簾面奏以當行事齋戒不獲登對須至冒昧天威進此狂瞽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度言者欲盡塞衆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惑聖意然自古姦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為此無形之説以肆誣罔陛下慱覽書史必能深察 元祐六年十一月上 時為簽書樞密院事

上哲宗論選用股肱須極天下精選

范純仁

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賛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縁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須宜磬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上誤聖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垂聖念少

察愚衷審推舉直之方以補安民之化

上哲宗乞留范純仁 元祐八年上時為左僕射 張舜民

臣聞物之危者莫甚于綴旒朝露事之急者莫過于拯溺救焚以今日朝廷之勢言之彼二事者猶未足喻也東朝在殯陛下初總萬機求助之心夙宵在疚天下之人傾耳拭目以觀盛德日新之政而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日已來朝暮悩悩至於市井行路之人皆謂宰相爭議不叶出而避位在於平日已驚動耳目況大行太

皇太后殯塗未乾股肱之間已見攜貳若不有小人乘
徽間諜亦未必至此又見已經雙日御殿别無宣押指
揮使謂聖意已有厚薄純仁必不肯任浮論百端不可
縷數然臣愚獨念大行太皇太后名范純仁於服藥之
前而陛下聽其去於大殮之後不唯君臣去就之分如
此之速小人間諜之謀由此得行使朝廷治亂之端自
此遂分而於聖德初政亦有深累在臣之愚與九百姓
在廷之士都邑四方之人寧不為陛下惜也嘗觀前代

去留大臣所繫甚重近日劉摯蘓轍之行有如遺芥中外之人不知其由識者嘆駭疑惑至今未已今純仁又去安知居者之得自安乎一年再出相二年三出相非朝廷之美後雖有皐蘷稷契誰肯盡心竭誠以事陛下乎上則大臣自疑下則小人乘間朝廷之勢不言可知以臣之愚不若且留純仁仍乞陛下面戒二相使之叶力濟務勿聽間言内足以伐小人之謀外則以厭四方之望使天下之人咸曰純仁欲去陛下能留之小人有

謀而陛下能伐之惟君知臣惟睿作聖寧不美哉臣職不在言路身非邇臣獨區區之誠見危急之徵萌憤朋黨之傾扇痛東朝之委託憂陛下之孤惸伏思雪涕出位失言不勝迫切之至

貼黄臣於元祐二年嘗備員御史上殿親聞大行太皇太后宣諭祇為官家年幼臣寮且要盡公勿令小有朋黨今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誦德音不勝摧痛元祐八年十二月上時為左司員外郎

上欽宗乞復李綱舊職　陳東等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

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況示怯示強

奇謀祕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彦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

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賛其役邦彥等輩畧不可否於其間寔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已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

知且敵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内䲭鷙之性急則走險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彦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敵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彦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聞邦彦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曽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北㝎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㝎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

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真宗仁宗兩朝以來北敵葢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彦等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

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

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靖康元年二月東為太學生上此疏)

上欽宗乞擇相　　雷觀

臣為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師友聞引古論事小有激昻則必深戒力止以謂毋多言以取禍

其後臣入太學九載具知權臣果能以身障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員以進不聞一言使祖宗紀綱法度掃地殆盡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致敵人内侵兵連禍結以成今日之釁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善乎臣之友生高閌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黙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為姦不可得也陛下臨御之初即下求

言之詔詔下踰月上封事者不減千數然未聞以其人言某事寔為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寔為害而罷之豈求言之詔徒有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邪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狥前弊沮遏而不行邪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當今所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官以類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反斥逐不用曰為姦黨其作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以

嚴誤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何益乎然不究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為陛下略指前日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而行已之作為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己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阿諛者以純正用姦術既行無所忌憚敗壞法度紊亂紀綱靡所不為莫可勝舉致使强敵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前日相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以來見于施為慨

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稱此臣所以謂為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遞遷李邦彦張邦昌𦂳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輔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不過持兩可以固養恩寵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彼曾有慷慨一言乎敵所言者從之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蠹國

害民起戎招盜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饜而二人初不敢誰何至因人言稍行罷黜詎能不畏彊禦而退不肖乎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邪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説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不可之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禄不諍不過畏童貫之禍也今日之

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不恭拔卒為將令何等時而遞遷貴臣邪自祖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為我宋之盛典崇寧以來臺建一蒙時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已任用勿謂天下無其人也觀為太學生靖康元年二月上尋有旨賜出身除館職

上欽宗論卜天下安危在置相得失

許翰

臣嘗學易考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于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窮于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已夫泰內君子

而外小人則其象内健而外順否内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内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内則内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内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則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為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堯舜之世猶難于此然圖其易亦必有要矣舜

選於衆舉臯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觧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内外逆施奸罔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猶竊怪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廸之昏庸已汙翰苑而擢中書蔡懋之頑因以敗樞府而猶遷右丞四方聞知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之矣今又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外今之所内類進之禍豈復勝言臣切謂陛下正始之時置

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而植之則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且君臣一體相待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漢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元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無不鮮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謹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

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用之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所謂泰者故臣輒敢先陳之以為治本（靖康元年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欽宗論將相當同心協謀　余應求

臣嘗謂自古人君出應帝王之運者必有同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去私情由直道謀議雖異不害其為同趣操雖殊而不乖於用故能輔佐彌縫經綸圖回

以定禍亂以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政教成莫大之功
定可久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太宗也
元齡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
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
心濟謀佐佑帝室姚宋之相明皇也崇善應變以成天
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
治故能輔佐開元治隆中興夫三百年間輔弼者不少
稱良相止四人非唯君臣遇合之難而輔佐之臣協心

共謀者為尤難也其次又有武夫勲臣亦能體國徇忠釋私忘怨者若亷頗藺相如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平居無事之時執政大臣猶欲其同心如此又况於艱難未定之時乎武夫勲臣猶能釋私忘怨體國徇忠如此又况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忠相望以古人事業相期本無怨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據勢位遂乖素願務徇其私而固為異同者乎恭惟陛下以甚盛之徳撫中興之運時否而望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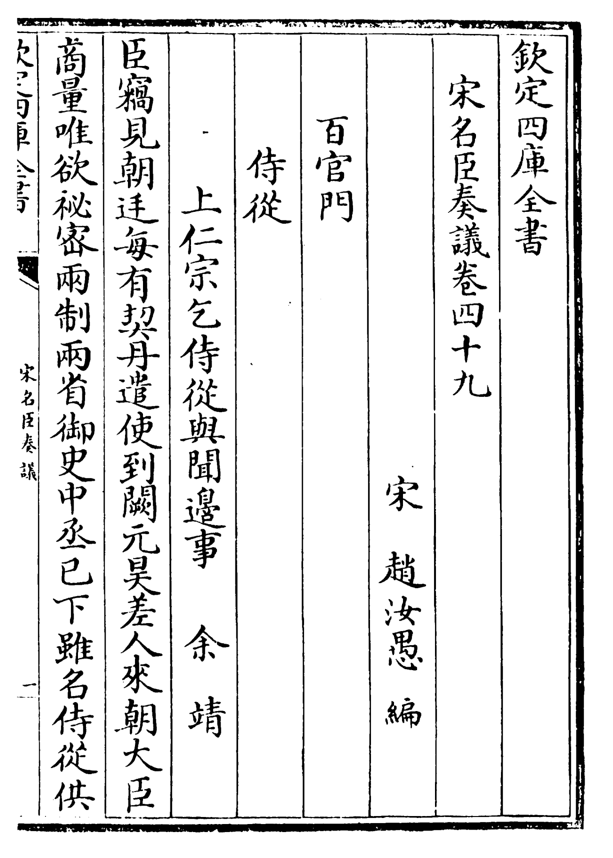
法敝而望變民困而望息國危而望安夷狄四侵而兵未觧財賦久匱而用益急賢否渾殽而未辨名器冗濫而未清綱紀已弛而未振號令數易而未孚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憂勞天下如此是宜執政大臣仰體至意如房杜姚宋同心相濟以圖治功之時必無宿憾私怨如廉藺賈寇郭李之所存也然而議論趣操不能無異要當公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無置私情於胷中則善矣又况人之受才自有限量不可同也陛下今

所注意而任用者不過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怯李綱失之果徐處仁失之苛失之怯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果者器不足也其敝則勇鋭於事而或過舉失之苛者識不足也其敝則煩碎伺察而失大體若能各去其短無任私情無昵私惡協心共謀才不足者去其怯而克斷器不足者去其果而謹畏識不足者遠謀慮而務大體庶可安靖邊境為中興之助矣非特此也种師道姚古皆邊鄙

老將有謀略威望可以倚任初名師道都人待之如望歲焉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罪也及姚古至併與師道罷之誠謂兩家世為仇敵不可並用臣謂廉藺賈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今日陛下何不以此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謀也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云陛下雖未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陛下更宜留意

論相以尊朝廷安中國以御逺夷非特為諸臣之幸寔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也靖康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八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侍從

上仁宗乞侍從與聞邊事　余　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唯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

奏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為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

使陳利害不為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慶歷五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許兩制兩省上章論事

何郯

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使下情無不通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

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被言責者唯御史臺官僅十餘員而欲陛下聰明無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唐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貞觀一代稱為至治斯從臣輔助之明効也在明皇時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徳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戎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斥近倖之弊敬宗因韋處厚

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用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士得以効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使賢智之士驅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猶復雍容拱默為高以言議非所責則朝廷之事何寄焉近日伏聞中詔命羣臣論議時事斯誠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塞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寮自今有聞朝廷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言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録所上章疏遇

欲進用臣寮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為選首所兾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慶歷八年二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論呂溱等補外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别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逺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者不可勝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公正發

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植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資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

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六人等皆有直質無邪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邪正分別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

容也臣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至和二年六月上時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

上仁宗論吕溱等補外 係第二狀 趙抃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翦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吕溱知

徐州蔡襄知泉州吴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葢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

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至和二年六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詔修顯依舊供職

上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徃徃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𦋺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

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名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嘉祐八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為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機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機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淆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

百職隳曠蔽則萬機乖戾亂之至也極治則安至亂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為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為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稱舜之德曰賔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熈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為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

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髙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孱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宫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為首何哉昏襄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偽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唯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

帝王子孫長生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顒卬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所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為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

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寔天下幸甚治平元年六月上

上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名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名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名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

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内外之臣必有欺惑
天聽沮難此事竊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
壅蔽聰明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
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意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
政餘暇宫中無事之時特賜名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
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胷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
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
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

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名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非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治平元年八月上

上神宗乞降詔督責侍從論朝廷闕失

范純仁

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所以左右王朝協贊治道蓋禄厚者其報宜重位高者其責當深理之必

然不容僭濫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貌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捨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已之職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況來災異之後是陛下宵旰之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間甚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唯

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慙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禄葢因習以成風不稼取禾莫斯為甚伏望陛下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並付政府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禄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朋龜效靈庶職修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熈寧二年上時同諫院有旨降詔施行詔詞具見鄒浩奏劄中

上哲宗乞輪侍從官進對　孔武仲

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乞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責以朝夕論思之效朝廷尋已施行臣以謂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茍不持之以法度則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各從其意論思之効果安在也昔唐太宗聞直諫則奬激之久不言事則誚薄之風聲所感羣下自勵是以終貞觀之世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之效優出近世仁宗皇帝嘗御陽門親策羣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事之要嘗謂輔臣曰

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嘉羣臣能屢來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矣仁祖英宗汲汲乎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陛下親御經筵許講讀官進對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況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能言天下之事者固多患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及仁祖英宗懃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

對之意輪流侍從官二人進對令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轉對之法雖廢論思之責猶在也元祐七年八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近臣不當以直言罷制

彭汝礪

臣竊聞禮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乞從罷黜蒙恩降知徐州給事臺諫臣有言臣竊謂南北郊合祭事朝廷自許近臣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以此罷黜一從

官如肇用意真國家忠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爲改命令體問畫黄已到吏部臣以爲過矣臣伏念才難久矣人常千百億而無一二茍或有之或流落而不偶幸而有之又旣得之或棄於無所用故治安之日常不足而危亂之日常有餘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當大命令其學可以决大謀議頃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典常循名觀寔謂之賢可矣且並祭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莫遑

安其能奮不顧身忤大臣為陛下言者獨肇而已朝廷既不用其言又遂黜其人故臣以為過或曰朝廷非惡肇議禮謂其言過當而已夫言不直則道不見今病者之求藥唯病之愈是望故雖五毒偏施針砭切骨而不為過使唯香味顏色之悅則豈唯不足治病適足以誤病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所拂以道觀之為當矣夫欲安榮惡危辱人情之所同也臣願陛下少留神明以其理度

之令人不肖朋比大臣而肇為朝廷明是非論然否非為其身耶以國家故耶順從緘默則速得福奮厲謇昂則速得禍而人臣終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此其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其私而在國家可見如曰人臣瀝肝膽披腹心為陛下國家長久慮患而陛下屏去不容此甚非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今侍從之臣不能依隨大臣而陛下去之則孰不顧附大臣今一有言而陛下去之則孰不欲學不言近臣與國家同安危共休

戚使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為憂閉口不言而為妻子計此非社稷之福也惟陛下察之念之方朝廷多事宜盡得心膂之賢徧置左右博求骨鯁之士並為輔拂蓋猶恐不足今有一曽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為過非獨臣也凡忠於陛下者皆然南北郊祭議始下臣嘗與肇言天地之祭至大至重今欲易於政作㝎所未安肇云使無言責其決不敢緘默肇為禮官其言當在肇遂有論議肇既逐臣亦難處肇終不可留臣亦願與同罪焉肇命

已下而未行臣至愚欲望太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深以愛大才容直言為念出自聖斷且留肇置朝廷肇守官任職必有以報國臣言或謬靡所逃誅夫改易差遣常事也留賢者盛德也在朝廷盖優為之矣元祐七年十月上時為吏部侍郎肇疏見郊祀門

上徽宗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

鄒浩

臣伏見神考嘗詔侍從官言事其略曰傳曰近臣盡規

以為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黙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不在已夫豈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寔而明黜陟焉夫自五帝以來神聖超卓如我神考可謂羣臣莫能及矣然猶咨訪闕失不敢忽如此今陛下寵

待近臣甚厚是亦神考之用心顧近臣未必皆能上體聖意敢以所見極言無隱欲望如神考故事特降詔書諭以至懷庶幾人人思自罄竭陛下從而覽之豈唯兼收博采坐以無事而臣下忠邪得失之情亦因以灼知而盡見此要道也元符三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

學士待制

上仁宗論學士不可令中書依資差除

歐陽修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觧職風聞侍從之臣内有姦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遜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内助之臣當時號為内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才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亦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

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下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置於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聖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慶歷五年五月上時以知制誥知諫院

上仁宗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錢彥遠

臣以侍讀待制職名乃漢文學諸吏唐常侍給事之官清貴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規諷謀謨非資重才周文華兼美不授非以恩例叙遷可得國朝揀任精極先帝時待制張知白自參知政事方除翰林侍讀學士出外及祥符中特置待制四員令更直祕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而近嵗除授頗多凡任使稍重例帶此職邉防列鎮印綬纍纍不唯名數益輕兼恐奬擢

有濫夫爵禄品秩其選謹則職事修舉其流雜則賢愚混淆一失本源沮勸何頼臣欲乞今後自翰林侍讀樞密直龍圖閣直等學士及龍圖天章閣待制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遇有闕方許除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寮並乞别除職名所貴内外流品有殊朝廷之官益重皇祐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依舊制命學士獨員舉臺官

歐陽修

臣近准勑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决當時居是職者選擢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謬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只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

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之使臣隨衆書名則臣寔為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例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

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至和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修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茍非清德美行讜然衆譽高才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用至

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謹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令唯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

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至和二年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英宗論范鎮乞郡　韓維

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籍籍皆以為陛下以鎮作宰臣批答不稱旨諭令解去不知此事虛寔果如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含容以全待近臣之體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為太

重至或相傳謂公輔别有過慮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連退二近臣而衆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不明朝廷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避則風俗可移又以為雖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彰納善從諫之美此語甚近陛下亦應記省臣驟蒙拔擢不敢俛默自同衆人伏望聖慈思臣嚮者所言更於此

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革所冀不至上累

聖德治平三年正月上時知制誥

上哲宗論職事官帶職　朱光庭

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侯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於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

為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善遷廼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别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

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遷

待制者今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令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令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令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令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

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殽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禄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禄而尚書以下寔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為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

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為恥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謠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

十也方陛下修明法度齋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
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别加
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
來而可久

貼黄唐室中間清職要官失於冗濫故時人為之
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椎侍御史盌脱
校書郎至今以為笑談臣誠恐明年以後待制太
多天下之人亦生輕侮在陛下清明之朝不可不

謹也 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右正言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九